

论民国时期的光头之风

苏全有

摘要:民国时期的光头之风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40年代达到高峰。学生、军警群体中光头的比例很高,政界、演艺界等也相当流行。光头风行的原因,首先是新生活运动的需要,其次是军事、经济视角下的光头倡导,第三是卫生、审美视角下的光头优势阐释。光头行为由个人而群体,进而政治化,在民国那个特殊的时期,直接导致光头风行。

关键词:光头之风;民国;新生活运动

作为身体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头发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相当多的关注^①,而对民国时期的头发问题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女子剪发^②、发式^③及理发师^④等方面,在其他方面尚存在诸多缺失。比如当时出现的光头之风,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民国时期光头风行,其情形如何?促动因素又是什么?待解的问题多多。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光头之风为视点,以民国为视域,梳理并再现其原生形态,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学生、军警群体是光头之风的主体

民国时期的光头之风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学生、军警群体为主。

(一)学生群体

光头之风,在20年代即已兴起。1928年,有学校在“办公厅揭示处”以校长的名义张贴布告:自即日起,本校学生一律改为光头,不得蓄留长发,“以崇陆军体制,仰一体遵照”。^⑤校方明确布告,而且一刀切,没有任何余地。

到了30年代,各级层面的光头政策纷纷出台。有教育部层面的:1936年有报道称,“奉教部命,各大学年级生,即需集中指定地点,受军事训练,一律剃光头”。^⑥教育界最高管理机构的指令,

收稿日期:2019-09-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Z049)

作者简介: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苏全有、李伊波:《从清末辫子革命看政府的危机应对》,《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49—54页。

② 周洪宇、周娜:《隐喻的身体:民国时期学校中的女子“剪发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41—47页。

③ 卢婉静:《民国女性发式与现代文学叙事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④ 万飞:《民国时期上海理发师群体研究(1911—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 羽:《光头》,《学生杂志》第15卷第9期,1928年,第86—87页。

⑥ 看客:《国际舞星雪英与光头跳舞之趣事》,《影舞新闻》第2卷第16期,1936年,第3页。

影响可知。

有省厅层面的:1936年,湖北教育厅通令各级中学:“各中学学生,应一律剪光头,着制服,嗣后查有制服不整齐者,立予开除,所有各校新生制服及旧生新制服统限于开学后一月内制齐,届时本厅当派员视查,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校遵照,并布告学生一体知照云。”^①将光头和制服,予以制度性设置。

有市政府层面的: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1934年,时任南京市长的石瑛指出,中小学男女生及男女教职员工中穿奇装异服的,尚有其人,因此明令规定:“中小学学生一律须穿本国粗布制服。女学生须穿本国粗布褂,粗布裙。女生不得烫发擦粉,男生须剪平头或剃光头。男女教员须穿本国粗布衣,女教员不得烫发擦粉。如有违者即惟校长是问,轻者警告,重者记过,或撤职。”该规定“交社会局严飭京市中小各学校遵行”。^②

更多的则是在学校层面:在厦门,1935年,厦门双十中学奉令禁止学生蓄发后,即规定3月11日起至13日止为光头运动期,“事先已有本校教师多人自动剃光,故届时学生不无踊跃争先,在十四小时之内全校三百余人一律顶生光,同放异彩”^③。可谓雷厉风行。也是在厦门,1936年厦大附中加大整顿力度,实行军事管理,并要求教师以“头”作则,“为学生先”。^④

在南京,1936年,南京市私立五卅中学校长,因“自开学以来,学生之头发又如长毛似的”,特布告学生,一律剃头上课,当时全体同学均往理发店将头发剃去,“校长大为高兴云”。^⑤1937年,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为厉行严格军事管理起见,规定高初中学生入学注册必须剃光头,故而“三千乱丝付之一刀,学生莫不有鲁智深之感,出外因穿戴军帽云云”^⑥。光头成了入学的前提。大学亦如此,“军事管理在中大真是严格得非凡,学校当局为整齐起见,令各位一年级男生,入校时只许带皮箱一只,鞋子三双,须一律光头,引起爱美同学的怨言,谈话中均以光头为中心,有几位好说笑的同学说:‘落发后可以六根清静……’,事在必行,诸同学只能忍痛剃光”^⑦。

在上海,1937年,上海沪北中学等发出通告:“查禁止烫发长发,业经一再通知,其中遵照办理者,固不乏人,因循观望者,实居多数,长此以往,何以维纪律而整校风?为此订定奖惩办法四则,望各遵照办理,切勿观望,致干未便!”奖惩办法四则:(1)过去为长发或烫发,接受通告后现已剪去的,望即向教师报告,当记功一次。(2)在本星期五以前,遵照规定标准剪去的,也记功一次。(3)春假后,尚未遵照者,记过一次,并强制剪除。(4)标准:男生一光头或平顶,女生一剪至齐耳上端,并不可烫发。^⑧实施中,该校也确实对“于限定期内照章实行”的剃光头学生,“均记小功一次”,名单在报刊上张榜公布。^⑨

国统区如此,“九一八”事变后沦陷的东北四省也推行光头政策。1934年伪文教部通令东北各级学校,“自一律剪剃光头,其有不遵行者,学校当局,可以勒令办理,故日来各地学生,莫不奉行唯谨,理发店中之剪剃光头者,每日有人满为患云”^⑩。当时还曾发生“女生误会亦剃光头”的趣闻:伪

① 《湖北中学生一律剪光头着制服》,《中国学生(上海1935)》第3卷第4期,1936年,第19页。

② 《女生不得烫发涂粉 男生须平顶光头》,《摄影画报》第10卷第29期,1934年,第8页。

③ 《光头运动》,《炉炭》1935年第33期,第71页。

④ 《请先生们先来个光头》,《囊萤》1936年9月8日,第1版。

⑤ 《五卅学生剃光头 服从校长命令》,《新闻旬刊》第1卷第1期,1936年,第21页。

⑥ 《金中学生光头入学》,《新闻旬刊》第2卷第5期,1937年,第15页。

⑦ 言:《光头在中大》,《癸酉》1936年第1期,第10页。

⑧ 盈之:《本校剪发运动的始末》,《沪民》1937年第24期,第313—315页。

⑨ 《惩奖录》,《沪民》1937年第24期,第314—315页。

⑩ 《一律剪剃光头》,《东北通讯》第2卷第17期,1934年,第13页。

文教部禁止学生长发,只限男生,女生例外,但因通令中有“一律”字样,“遂误为不分男女,故少数女生之善于媚伪者,竟即冒昧从事,剃为光头,及见后起无人,始悔孟浪,且揽镜自视,红颜亦为之减色,不觉羞于见人,只好隐匿深闺,终日暗泣云”^①。

政策制约之下,直接导致光头学生比率大增。

(二)军警群体

军人是光头运动的重要组成,因为“陆军的习惯必须剃光头”^②。比如1948年王耀武在山东倡导光头运动,特令省府及绥区各机关,自七月一日起,全体官兵队员一律剃光头,不可蓄留长发。^③后方军队医院亦有类似举动,如1939年“一三七后院提倡光头运动”。“本来,蓄长头发的人的头上是最容易藏垢纳污的,尤其在前线下来的伤兵同志们假使蓄着长发,又没有油去搽,非常难看,简直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驻在泰和山东王村的军政部第一三七后方医院看到了这一点,便由院长和管理员和全体官佐发起光头运动,他们自己都剃光头……不到两天,全院的伤病兵都成了牛山濯濯了,可是这么一来,他们的仪容却更好看,精神更焕发起来,由此一点,也可以知道这医院的管理有方了”^④。曾有军人在谈到自己“推光头的感想”时称,“一个军人能牺牲他的一个头颅,又何惜于他的头发呢!”^⑤于此可知,民国时期军队里确实推行了光头运动。

军队之外,警察群体亦有推行光头运动的。1936年3月,怀柔县政府训令各警察局所:警察人员职责重大,精神状态尤贵整齐严肃,方足以为人民作表率,为地方维持安宁秩序,“惟查得各区官警率多头蓄长发,平头、分头参差不齐,既损警察威严,更属妨碍观瞻,殊与警察本旨,大相违反,本县裁团编警,原为扩充实力,改善警政,一切俱在积极整饬,合亟令仰该局长督飭所属官警,限于文到三日一律剪推光头,倘有故违视为具文者,一经查觉,定于撤惩不贷,除分令外,着即遵照办理具复,勿违为要”^⑥。

二、其他群体的光头之风

学生、军警之外,民国时期光头之风还波及政界、演艺界等。

(一)政界

民国时期政界光头人物以蒋介石为代表。1939年有文章称,“蒋委员长的理发,同冯(玉祥)将军一个样儿,喜欢剃光头,记得南京在未陷前,一日,委员长于地下壕内理发,忽闻警报声,彼即趋往办公室,致电某要员,时委员长之光头,共完成一半,其关心国事,于此当可想见也”^⑦。当时国家的首领剃光头,颇有引领、示范意义。

冯玉祥将军“一生都是节约简朴,看影戏坐二角位置,理发当然也要打打算盘,他理一次发,总要隔上一个多月”。冯玉祥“他每次都剃光头,性子很急,没有忍耐功夫,所以理发一次,所化时间,不到一小时”^⑧。民国时期冯玉祥的口碑很好,与他的生活严于律己有关。

① 《伪满学生光头之趣事》,《摄影画报》第10卷第35期,1934年,第10页。

② 子嘉:《陈诚练兵与“光头主义”》,《合众新闻》1949年第1期,第8页。

③ 《奈何与妓女同罪 主席提倡剃光头》,《田家》第15卷第1期,1948年,第17页。

④ 洪材:《一三七后院提倡光头运动》,《伤兵之友(江西)》第6卷第44期,1939年,第6页。

⑤ 韶:《推光头的感想》,《法汉季刊》1937年第3期,第13—14页。

⑥ 刘家坝:《为警察人员一律剪推光头由》,《怀柔月刊》1936年第2期,第71—72页。

⑦ 《要人的理发:蒋委员长壕内半光头》,《大观园》第1卷第4期,1939年,第116页。

⑧ 《要人的理发:蒋委员长壕内半光头》,第116页。

民国名人陶知行^①也是光头打扮。1933年有记载称,倡导平民教育运动的陶知行,近些年来老是赤脚穿草鞋跑到乡下去做下层民众工作。“最近女青年会开全国代表大会,到会者多系博士名人,这位乡下老兄似的陶先生居然仍是光着头赤着脚穿了一双鞋子,蓝布其衫,油纸其扇,登台大讲其演,使一班平时景仰他的大名的女学生,简直骇怪到不知所云。”^②陶知行曾任大学校长和救国会执委等职,在教育界影响很大。

文学家叶圣陶亦如陶知行。1946年有文章道,“叶圣陶的作风,素来是以诚恳朴实为准则,也为了这,在今奢华的时代,好多次受到了污,记得有一次文艺协会成都分会开文艺会,留在成都的叶圣陶,当然是被邀的,而且内定为主持人一份子,也许为了些事,他迟去了一些时,直到抵达会场大门,一个守门的文艺后辈,突然的阻止了他,为的他新近剃了头,光光的脑袋,样子怪难看的,这青年既不认识在先,又见到如此模样,当然不准进门,何况满身灰尘,着粗棉布长袍,一点都看不出文学家的味道来”;“他怪谦虚的,也不道出自己的姓名来,安逸的就坐在门前石阶上。里面会场中所有的会员都早已到齐,只等叶圣陶降临后就可开会,但总是等不到他,陈白尘更焦急,拨电话又不通,决定自己到叶氏的府上去催驾,那知当他踏出大门,一眼瞥见石阶上坐着一个光秃秃头皮的陌生人,仔细走进再一瞧,却正是里面等候长久的叶氏,经询问原委,才始真相大白。但传至各会员后,却大众公认,这是那次文艺会最大的收获”^③。叶圣陶先后出任主编、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文学界影响更大。

名人中剃光头的还有很多,如侨领陈嘉庚^④、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者田汉^⑤等等。

政府还曾通令公务员理光头。如1941年湖南省府通令各专员县长云:“查日本侵华日久,国内财政奇窘,曾限制人民消费,禁售领带、化妆品等项;环观我国大多数人民,仅图生活舒适,仍复奢侈不计,殊属不适应战时生活,为节省人力物力起见,特规定下列办法,仰各级公务员等以身作则,首先提倡,进而普及民众。裨益抗战,殊非浅鲜。”其中第二条规定:“为节省人力起见,各级男女公务员严禁剪烫头发;男以光头为上,女以普通蓄留至相当限度为上,不得烫发。”^⑥抗战为特殊时期,故对公务员有此严格要求。

政界特别是名人光头,具有导向性的影响。

(二)演艺界等

演艺界剃光头的行为,也对时尚具有导向意义。

1940年,电影演员韩兰根因为要拍《乡下姑娘》《阿Q正传》《三笑续集》,都需要剃光头,因此就将“三千青丝,付之一炬”,于是“牛山濯濯,一个光郎头矣”! ^⑦韩兰根剃了光头后,“艺华新华同人都叫他五十支光,但他只承认是五支光。他说,洪警铃比他灵‘光’,是十支光”^⑧。

1941年,电影演员姚克剃了光头,之所以如此,很大可能是因为他追求明星英茵失败,因此报界猜测“这次的光头也与恋爱有着相当关系”。^⑨因失恋而光头,有明志之意。

电影《古中国之歌》在拍摄当中,内容有武家坡、水淹七军等,由上海戏剧学校一班光头学生串

① 此为陶行知当时的名字,后改名陶行知。

② 《陶知行光头赤脚》,《摄影画报》第9卷第32期,1933年,第5—6页。

③ 琴妮:《叶圣陶光头遭殃》,《国际新闻画报》1946年第63期,第2页。

④ 侨明:《陈嘉庚劫后余生》,《快活林》1946年第7期,第4页。

⑤ 《研读》,《新华画报》第1卷第1期,1936年,第32页。

⑥ 《湘省厉行节约 公务员应以身作则》,《四邑华侨导报》第1卷第1期,1941年,第69页。

⑦ 《韩兰根剃光头》,《电影生活(上海1940)》1940年第16期,第10页。

⑧ 《圈外事》,《中国影讯》第1卷第28期,1940年,第220页。

⑨ 《姚克剃光头的秘密》,《中外影讯》第2卷第21期,1941年,第1页。

演。“其中优秀之特出人材有十四岁之顾正秋，表情深刻，为当局器重。尚有老生关正明、小生薛正康、武生王正堃等，做来不亚于成人，与一演出，无不满座，前途多光明，为未来之杰出人才，该片约于七月下旬可献映，届时定可疯狂全沪也”^①。这是戏剧界的光头群体。

演员之外，还有导演也剃光头。“号称金牌编导者的申曲家光头导演徐醉梅，（因为最近他实行新生活剃成一个光郎头）第一本的幸运结晶品‘白艳冰雪地产子’，第一次在皇后献演时，连演三十六场客满，创造新戏记录。金牌两字，也就由此而来”^②。

演艺界之外，报刊编辑也剃光头。1934年有文章道，时代公司的出品以“摩登、及时”被称道，《时代画报》《时代漫画》等的编辑，则以聪明见长，“最近诸编辑先生一如张氏昆仲、鲁少飞、叶浅予等，于公余之暇，其他小节，亦能在把握‘时代’。记者日前至该公司编辑部，见诸氏均面具光泽，缘近日新生活运动盛行，诸先生不愿落伍，及时仿效根据运动规约，个个已飞光头发矣”！^③光头成了不落伍的标志。

还有理发匠剃光头者。1942年，天津的理发匠一律被剃成光头，时人都认为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有人还写有打油诗道：“年少太风流，专与人剃头，一旦风流尽，人亦剃其头。”“这仿佛是头发不剃，桃色案不止”^④。剃头好像成了一种道德行止的约束。

乡民也剃光头。1937年，“桃州驻军标大队长于军事之余，乃从事推行新生活，提出早起，尤以实行剪光头运动，令各理发者，务须个个如是，否则惟剪发者是问，故迩来桃州乡民，虽个个成为和尚，而亦已知此卫生而乐于从命云”^⑤。光头又提高到讲究卫生的高度。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在教育界、军警界、政界、演艺界等群体中，都大兴光头之风。

三、光头之风缘何生成

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兴光头之风呢？

（一）新生活运动的需要

1934年掀起的新生活运动，是光头风行的关键所在。正如1946年有文章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当时官方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宝训。“这‘运动’在过去曾盛着一时，九九胜利后中枢当局又在提倡厉行了。新生活运动在记者过去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便是应履行的几种规则，譬如剃光头，不吸烟，不喝酒即是，剃光头印象尤深，那是一种‘简单，朴素，整齐清洁’的好习惯，但自从踏入十里洋场之后，为了社会上的一般人只重打扮不重人，故即不得已而勉为其难的做了‘洪秀全’的同志。最近据国府某要员谈，主席驻蹕南京的时候，在一次纪念周上，曾向为国府诸大员言，实行‘新生活’各位同胞公仆实宜先期履行，以作楷模。翌日有立法院委员张先生，便首先提倡从剃光头做起，最风趣的吴稚老第一个赞成，半天后他的两根三毛居然也剃光了，何应钦、陈诚、覃振、白崇禧、冯玉祥诸氏本是光头同志，邵力子、张群……等也都一致响应，所以在第二个礼拜的纪念周上，几乎每个要员都剃得一毛不留，大会气象焕然一新。这是国府还都后的第一件佳话，因有历史价值，故特记云。”^⑥政府要员几乎无一例外，可见光头推行之广泛。

① 天真：《小光头出风头》，《大众影讯》第1卷第52期，1941年，第414页。

② 《光头导演徐醉梅的闪电手段》，《申曲剧讯》第1卷第2期，1940年，第11页。

③ 《“时代”编辑新生活运动 个个飞光头发》，《时事旬报》1934年第5期，第13页。

④ 杨鲍：《理发匠一律剃光头，小报说文人活者难》，《三六九画报》第17卷第1期，1942年，第19页。

⑤ 《清剿匪类，最近有新收获》，《蓝天半月刊》第4卷第9期，1937年，第20—21页。

⑥ 大雨烈士：《励行“新生活” 国府要员一律剃光头》，《吉普》第35期，1946年，第12页。

光头之风确实是由新生活所引发,并成为新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民众也有这样的认同,1934年刊载的一文反映了某学校学生对剃光头的感悟:“光头,在课堂里,在操场里在健身房里在浴室里在寝室里晃动着,晃动着。……在沉着的受着一致的整肃的有纪律的军事的训练,在每天的早上和散课后做身体的锻炼!光光头有纪律的整齐的动着。他们知道,四万万人口中稀少的大学生的数目!……——实行新生活运动!——复兴民族!……天热了啦!光光头弥布了整个的山头,坚毅的沉着的严肃的紧张的在课室里,在健身房里,在实验室里,坐着,动着,工作着。人是多的,太阳是毒辣的,本生灯的火焰是热的,但他们不热,他们仍努力地迈进!努力地充实自己,沉着的有新生命的迈进着!”^①这篇长文反映了光头在学校新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人借助诗歌表达光头认同。1937年凌余根赋诗道:“蓬乱的毛发儿,掩蔽了视线,青天白日竟成了迷雾漫漫。我恨极了,恳求‘自由神’给我削光……削的要一毛不剩!虽然斑斑疤痕的丑态,免不了要现世在人前,但那是给我的警戒!警戒此后再不要给那卑鄙污浊所沾染!自由之神哪!我领会你的诚意了,我摈弃一切低劣的爱欲;我拒绝一切无谓的缠绕。我不羡慕清高,我但愿给我自己清白的洗涤!”^②以诗歌赞美了光头带来的新生活。

1939年,有打油诗曰:“和尚从来称秃驴,想想有点气呼呼,而今实行新生活,光头一变时髦货。”^③1942年署名“痴呆”之《剃光头诗》类之:“昔日风流士,今朝庙里僧;油头今何在?长发俱飘零!数载积蓄物,费我读书功;无奈剃度后,濯濯一色清!折我角牙梳,碎我润发瓶;览镜成大笑,抚摩也伤情。昔日风流都不见,空留秃顶照昏灯!”^④

十多年新生活运动的拉动,使得光头风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光头成为一种政治的需要。

(二)军事、经济视角下的光头倡导

1937年,周锺秀撰文《剃光头与军事化》,从军事化和节约的角度认为:“现在春假已经度过了,头发可以说都剪去了,我觉得头发是件麻烦的东西,何况我们学生在求学时代不能注重修饰,女生的烫发,男生的分发,可以说完全是修饰图美观,我想现在的国家,是不许可我们过一种安适糜烂的生活的。我们现在须要朴素、要刻苦、要军事化,不要再存做文质彬彬的书生传统的观念,要知道现在国际情形改变,国家环境变动,沦于次殖民地的中国要想在现在国际间争生存、争自由,必须要自己努力图强,换句话说:就是全国军事化,惟有全国武装起来,才是中国自强第一捷径,何况我们学生是国家中坚份子,当然也要军训起来,‘读书不忘救国’,现在我们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在受军训,可以说是做到读书不忘救国那句话,然而我们军事化第一步必须将那麻烦而消耗的头发剪去,因为我们在军队中决没有时间允许我们去梳头、去涂司丹康的,修饰决不通行于军队,所以说剃光头不过是军事化的初步。近几年来,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化妆品的进口一年比一年的增加,实在是金钱流入外国第一大漏卮。试想当此国贫民穷之时,我们每个国民都应简朴,来维持国家的财源。现在我们剃光头就用不着化妆品,实在与国家个人有无限的利益呢。”^⑤这篇文章将光头与国家的危亡相联系,强调光头是军事化的需要。

1944年果庵之文《从头发谈起:光头运动宣言》从经济的角度对光头的认同,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文章指出:其一,化妆品的花费巨大。爱美是人类的本能,而一些商人又专会逢迎此种心

① 胡水波:《光头运动(学校生活)》,《青年(杭州)》第1卷第6期,1934年,第102—104页。

② 凌余根:《光头》,《浪花(江苏)》1937年第4期,第33页。

③ 阿余:《秃儿诗》,《现世报》1939年第54期,第16页。

④ 痴呆:《剃光头诗》,《工商生活》第1卷第7期,1942年,第34页。

⑤ 周锺秀:《剃光头与军事化》,《沪民》1937年第24期,第318—319页。

理,于是以前只有女人才用的“膏泽”,现在却在男人头上放光了,只有女人才用的香水胭粉,有许多男人也喜欢沾润了。而女人有更新奇的装饰来了,“民国廿四年的海关册,化妆品的入口数量,只上海一埠全年竟达四百万元以上,以彼时物价,折合今日市价,20:1,竟可达八千万!这个数字,即使今日物价昂贵,以米价每石三百元计,还差不多可以买三十万石,假定每一个人一天吃米六合,每月二斗,一年二石四斗,也可以救活十万人以上!只要女人少涂一点寇丹,少洒几滴‘四七一一’香水就好了”。其二,剪发的花费巨大。自头发剪掉,各种新型的发式输入中国以后,平均一个男子每月剪发一次,女子两月一次,男子剪发一次以五元为中数,女子以十元为中数。以南京一市论,人口六十万,除老少三十万,壮年男女得三十万,其中以半数算作合乎上列标准的人物,要有十五万,此十五万男女,每年耗于理发者至少当有九十万,亦即每月近八万。九十万元可以买公粟米六万石,可以救活两万名饿殍。“中华周报载九月十三日上海泰晤士报访问普善山庄当局,据说上海一市,去年全年共收路倒死尸五万口,照前面的统计,实在只要上海的Gentleman和小姐们省下二分之一香粉头油就够救济了,假使大家将剪头发的钱再省出来,不知更可救活若干人。”作者发问,时代环境需要我们简素化,将头发编成辮子是野蛮,为什么烫成波纹就文明?为什么男人一定要搽油敷粉?将头发剃光使它多见一点阳光不好么?省下理发费和油脂钱救救战火下饿死的同胞不好吗?最后文章疾呼:请你也来加入“光头运动”如何?^①

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使得光头的节约意义更易于为民众所接受。

(三)卫生、审美视角下的光头认同

从卫生视角提倡光头,前述果庵之文曾有论及:将头发梳得古古怪怪,以青年学生为最甚,也许这是作为引诱异性的工具之一,恰如一般动植物的羽毛颜色一样。然而在烽火漫天的今日,我们实在不应再有此余暇与余钱玩这一套把戏。况且,人的美丽应当建于健康上面,我们的头发是直的,那么以直为美好了,何必要烫得卷曲,须知这与眼睛没法变蓝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既不能有兰睛,似亦不必有卷发。头发经过烫,无论如何,在卫生上是有碍的。就是每天擦起油来,又何尝不是藏污纳垢的所在!^②

1944年,果庵又著文《光头》,阐释得更为详细。文章先以古人为例,从健康上讲,头发多了最易藏垢纳污,古人常常沐发或即此理,“《世说新语》谢万造王恬,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杜甫诗当风晞白发,又周公一沐三握发,皆是沐发的明证。不沐的就要生虱,嵇康《与山巨源书》自己承认因懒而任头生虱;又如王猛扞虱而谈,恐怕头发里也不少;王安石面垢不浣,朝见皇帝,虱自衣出还自己吹牛,说屣游相须头发,又焉能没有”。接着文章由古及今,论述多发之害:“古人以此为放诞,偶尔原无不可,今日卫生无处不要讲求,而况头脑乃一身主宰,若任其如此,毋乃大杀风景,就是随时梳剃,头皮永远不见阳光空气,也不见得怎么舒服。我从前留发之时,常苦头痒不得一搔,甚不快意。后来又生起癣来,搔起来会流血淋漓,不搔则不可容忍,慢慢头发脱落日见蔓延,后来毅然决然将头发取消,不久遂愈,至今不发。我不敢断定留了头发的仁兄们,是否人人都有此病,但我现身说法,深知头发长了毫无益处,卫生家说太阳紫外线可以杀菌,头发太多紫外线不能射入,当然不易获得此种益处,想来不无理由。又且头发剪短洗起来非常方便,绝不至如握发的周公狼狈万状,更不至如沐发王恬久待慢客。我们同胞身体健康比起他人相去甚远,不去学学人家的体育锻炼,却专门学了人家的满头膏泽,已竟是买椟还珠。积极的既不能做,这样消极的改革都无决心与勇气,

① 果庵:《从头发谈起 光头运动宣言》,《中国学生(南京)》1942年创刊号,第29—31页。

② 果庵:《从头发谈起 光头运动宣言》,第29—31页。

岂不贻笑于人?青年学子为了严肃生活,焕发朝气,理应剪去长发,即公务人员为了增加工作力量,又何乐不采取我的建议?”^①文章将光头与卫生、健康关联,做了有理有据的论述。

审美是光头受到诟病的主要视角,1935年曾开有辩论会:“留短发好?剃光头好?”主张留发者就认为,头发是天生的自然物,留了短发,可使我们的容貌好看了不少;若是剃了光头,像和尚的样子,那是怪难看的。^②对此类看法,上引果庵之文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一个人原也需要一些装饰以增加其风度仪表,但是弄来弄去竟变成粉面油头的作风,男不男女不女看了委实不大舒服:“近来有一种浮浪子弟,把头发留得异常之长,好像要和张丽华赛美,每天早晨起来准得花上点把钟工夫,对镜理装膏沐满前,搔首弄姿打粉停妥,高高的领子,瘦瘦的腰身,发则光可鉴人,体则临风欲倒,这样的人请问有什么用处?而且既有此表便有此心,形式影响精神,精神支配物质,他们除了注意怎样博得同性及异性注意之外,什么国家民族、学问、事业,大约通通放在心上,这种弃而取的人物,不用说战时生活不能适用,即在任何时代,也是徒具形式的。金漆马桶通常所谓美,原有种种标准随我们观点而不同,不过一般说来好像姚姬传批评文章一样,不出阳刚与阴柔两类,在近代美学上也有相同说法,刚性美或曰雄美 Sublime,柔性美或曰秀美 Grace,前者如大山巨川、瀑布长风雷电,可以发皇人的志气,可以开扩人的襟胸,后者如幽林曲润、清风云霞等可以使人舒适轻朗,可以使人缱绻多情,我觉得男子的美,无论如何应当属于前者,不当列入后者,故心理学上将自命多情的贾宝玉式人物列入病态以为 Abnormal,良非虚语。同时我觉得一个男子之所谓美,当然最希冀而且要求异性之青睐,作女子的并不见得专爱扭扭捏捏小生式的人物,时至今日,多愁多病身已不足应付倾国倾城貌,连女孩子都讲究健美,我们又何必专门在头发上光与不光上打算盘?我们应当不要那些女人式的装饰,减消我们的英气,简单爽朗强劲不折不挠不昧昧煦煦才是这时代的丈夫,我们要做黄族的好男儿,好头颅上不要这些鸡零狗碎,精神饱满本来面目才是真英雄。”^③对光头的认同,使其从以前被世俗视为“实不雅观”^④,一变而为独特的优长。

刊物对国外的光头报道,或许亦有一定影响作用。1935年有记载介绍日本道:“救国的方法虽多,然而光头救国,还是闻所未闻的趣事呢。滋贺县甲贺郡的伴谷村上,一般男子为节省理发费起见,一律自己剃光头,但每次仍须出平时费用四角,这四角日金,便储在村长那里,以备最好的将来,将全村的理发费,购一战斗机,定名为‘爱国丸坊主号’。”^⑤1948年还有报道称,东京二三十里某小城的前任县长,日前正在组织一“光头协会”,其旨在使“昏暗的世界发光”。入会资格是光头一个,到会员够数时,便将组成“全日本光头和平协会”,在过去一年内,这些光头同志每于月满之夜饮酒聚会。^⑥1941年,《回教周报》载文说土耳其要求学生一律光头,“今日之学生,即明日之军人”。^⑦此外,还有刊登外国小学生“多数光头赤脚”的照片^⑧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梳理了民国时期的光头之风及其形成的原因,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光头作为个人生活习惯,却在民国这一特定时期,游离出个人行为的范畴,一跃而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从而使得光头形成了一时之风尚。

① 果庵:《光头》,《同袍》第1卷第1期,1944年,第59—61页。

② 梦华:《辩论会 留短发好?剃光头好?》,《常识画报:高级儿童》1935年第5期,第4—6页。

③ 果庵:《光头》,第59—61页。

④ 哲甫:《正俗(二则)》,《社会教育星期报》1923年第429期,第4页。

⑤ 徐友文:《日本趣屑》,《礼拜六》1935年第603期,第56页。

⑥ 《此会真稀奇 资格是光头》,《田家》第15卷第8期,1948年,第18页。

⑦ 《光头》,《回教周报》1941年9月19日,第3版。

⑧ 《葡萄牙人》,《三六九画报》第5卷第18期,1940年,第1页。

The Wave of Bald Head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 Quanyou

Abstract: The wave of bald hea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rted in the late 1920s and 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bald heads in the groups of students, military forces and police was very high, bald heads were also quite popular in political and performing-arts circles. The popularity of bald head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1) the demand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2) the advocacy of bald heads from the militar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3)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 advantages of bald hea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alth and aesthetics. The behavior of bald heads extended from individuals to groups and then became politicized. In the special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directly led to the prevalence of bald heads.

Keywords: Wave of Bald Head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w Life Movement

【责任编辑:宁泊】